

## 從「時間意識」說起

時間意識的產生，源於對大自然的觀察，是為要與大自然好好相處。於是，人們懂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合理的，也要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才會活得順適安然。基督教文化中，論述「時」最有名的是《傳道書》（*Ecclesiastes*）：「生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；殺戮有時，醫治有時；拆毀有時，建造有時……爭戰有時，和好有時。」強調的固然是事物的發生不由人來決定，一切都是神的主宰，然而，我總覺得這裡多少有個循環不盡的含義，有似中國人說的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。

萬物有時。怎樣去記錄這個「時」呢？中國古代的日晷一般是銅指針加上石圓盤。圓圓的盤，跟天地流轉、生生不息的觀念，當然是契合的。在這樣的觀念下，時間，既需要認真對待（時也命也）但也不必太過認真，因為，順天應時，主體還在於天時，人去順應就是了，不必也不應太計較。所以農民大都沒有計時器，要知道時間靠的是看天，當然也聽晨鐘暮鼓，夜深後就聽打更，其實都比較籠統。

西方文明到了「大發現時代」，人們把世界視為被探索的「他者」，時間意識就變得重要了。精密計時計（*chronometer*，即「天文鐘」）是十八世紀中葉發明的。大海茫茫，必須倚靠這先進儀器，才能準確量度船隻的位置。於是，從英國開始，慢慢地，格林威治時間成為整個英國，然後是整個世界的計時標準。然後，火車發明了，班

次頻密了，計時就必須愈趨精確……

基於大自然關係與農業社會傳統，循環往復的時間觀念倒仍然是普世的——這在時裝界就特別明顯。然而，隨著「客觀」科學的普及，直線時間意識不免愈來愈佔優勢。到了跳字計時器發明，一個又一個大事的「倒數」活動出現，時間的循環意識更趨薄弱，而直線意識就更強化了。

於是，人們都相信，宇宙既有個開端，也應該有個終結，因而二零一二年可能真是世界末日——而不是個輪迴。

現在和二零一一已經相隔超過一整年，這個時間的跨度，會讓我們怎樣看過去？藝術創作當然不是直線發展的，「後來」的作品不一定會「居上」。然而，整理藝術、借鑑藝術和評論藝術呢？較長的時間距離，會不會讓我們做得更有系統，看得更加清楚，也評論得更見深刻？

比較起過往，這一本年鑑由於技術問題出版得晚了，因而讓我想起這些。

張秉權

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主席